

原 创 长 篇 小 说

鬼话连篇

Guifang Chuanshuo

王奕翔 著

揭开了一个古老民族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份古老诡异的神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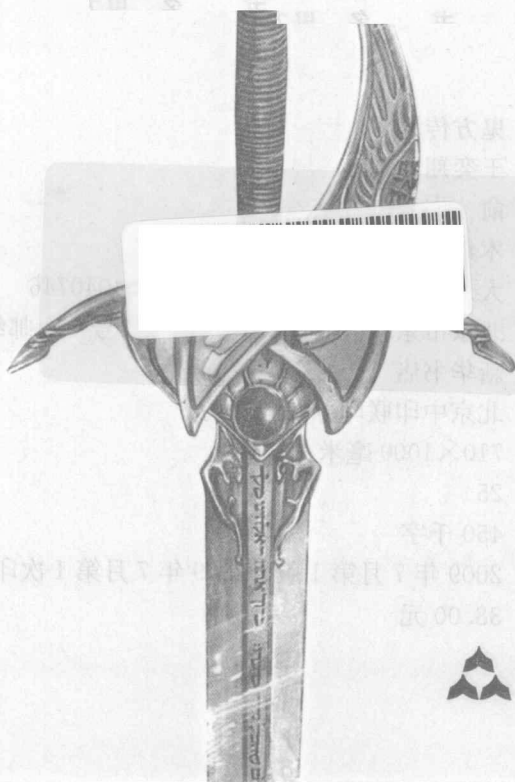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鬼方传说

Guifang Chuanshuo

王奕翔 著
原创长篇小说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方传说/王奕翔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80240 - 365 - 9

I. 鬼…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2797 号

书 名	鬼方传说
著 者	王奕翔
责任编辑	俞 杰
装帧设计	木鱼书籍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目录

前 传	001
1. 鬼方婴儿	001
2. 传世的信物	010
3. 亡归故土	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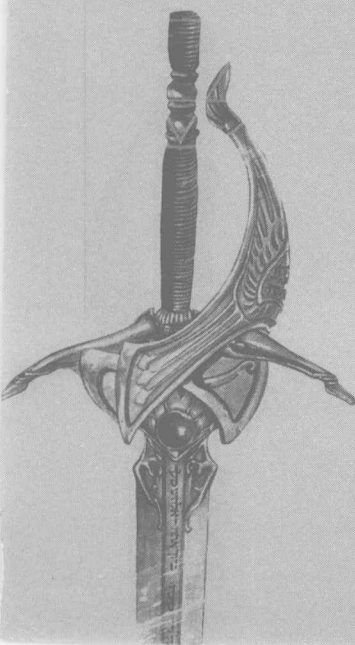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026
1. 相约布达佩斯	026
2. 云中之劫	035
3. 迷云不散的草原	044
4. 情定居延城	055
5. 玛格丽特岛之吻	065

第二章	078
1. 右贤王的儿女们	078
2. 库尼和丹娜	091
3. 玩火的代价与月神的燔祭	102
4. 狼灾与爱情树	114
5. 众神脚下的盛会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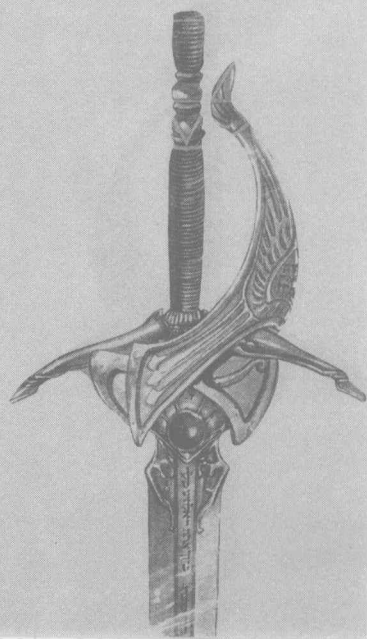
第三章	139
1. 迷情之夜	139
2. 库尼的成功及乌克托尔的凯旋	142
3. 卓兰和叶塞娜的抉择	151
4. 无法料知的一切	159

第四章	166
1. 青梅和竹马	166
2. 墨山惊魂	172
3. 爱在世界之巅——信物重现	182
4. 夜闯女巫岛——前世和今生	192
5. 突如其来的变故	199

鬼
方
说



第五章	210
1. 肯德莱希一家	210
2. 久别的人们	220
3. 致命的裂谷——女鹄现身	230
4. 真正的危险	245
第六章	253
1. 图特罗斯叔叔	253
2. 寻找伊莉萨	258
3. 部族大绞杀	266
4. 乌克托尔的胜利与叶塞娜的复仇	274
5. 窃国者的覆灭	287
6. 归返天朝	297
第七章	304
1. 难以置信的奇迹	304
2. 库尼的蜕变	308
3. 团聚之途	310
4. 另一个命中注定的女孩	320
5. 血战卢奴城	328
6. 将鸢与女鹄的重聚	334
第八章	338
1. 汉朝的惩罚以及汉戈与如画的婚姻	338
2. 右地之战与漠南之战	348
3. 哭泣的女祁城	357
4. 决战漠北——破碎的重逢	363
5. 两千年之约	372
后 传	388



前 传

1. 鬼方婴儿

还没到中午,太阳已经把白桦林烤得吱吱作响。橙黄色的树冠仿佛薄雾般飞扬着,枝叶间浸满光辉,飘渺而灿烂;树身被晒暴了皮,片片如脆薄的纸,让人不由得想揭下来,看看受惊的蚂蚁是否会落荒而逃。但炎热会晒干你所有念头。草根里的湿气被蒸出来,变成滚滚的热浪,湮没了山野;大地沸腾了,起伏着,奔流着,把滚烫的焦虑带到了天边。远远的是闪着波光的易水河,清冽的水流切开片片繁荫,在草地间、石滩里穿行,啦啦地唱着那首永不寂寞的老歌。

易水^①城几乎要蒸发掉了。城门上的关楼像烧红的鼎,身影在空气里荡漾,却一如既往的威严,无限深沉、无限忠诚地俯瞰着四方。目睹过数百年的刀光火影之后,正是这坚定与从容才使它深得国人的信赖,也让四方蛮族们敬畏不已。但和平还是从城市的记忆中抹去了。几座百年楼宇,几棵千年古槐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无论风霜寒暑,它们都会从城垣上探出脑袋,忧心忡忡地凝望着北方的山野。近百年来,警惕和不安便是这城市的面孔。两天前的大雨冲塌了城墙的一角,泥水被骄阳烘干,碾成粉末,风起的时候就会扬起漫天的烟尘。新夯的土层静静地接受阳光的烘烤,沉重的木夯翻倒在一边,高大的脚手架望着寂寞的影子,修城的人却没了踪影。酷热把世间万物赶进了角落。只有城墙上的士兵还默守在岗位上,铜盔和皮甲闪着刺眼的光芒,长长的酋矛一端指向天空,另一端又将这些卫士们牢牢钉在人们崇敬的目光里。

天上干净的一片云彩都没有。两只苍鹰从远方飞来,在流火的空中翱翔,几声高亢的尖叫赢得了万众的崇拜——毒辣的日头褪掉了世间所有的颜色,竟还有生命活得如此激扬,如此壮丽!

时间是甲寅年——即商王武乙二年(公元前1146年)仲夏的一个上午。

城门洞里终于热闹起来。在门戍的监视下,“麻衣人”(奴隶)们穿过吊桥,而后哄然四散,归向各自的村庄。大大小小的箩筐爬上卑贱的脑袋,随一条看不到的河流漂向远方。从集市到村庄,自由之途如此短暂,歌声却飘满了山野。不久,村郭里炊烟四起,一片纷扬的犬吠之后,忠诚的大黄狗们又回到树阴下打盹,世界重又安静下来,除了太阳呼呼的火焰,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鞭,易王的车队到了城门前。木车满载布匹和谷实,吱吱呀呀唱了一路号子,还没进城,似乎就要散了架;马儿们捱过了半日的煎熬,浑身已是水雾腾腾,活像刚下笼屉的蒸食。随行的士兵用草扇狂挥晒红的脸,奴隶们只能以

^① 易水,今流经保定北部的易水河。



手为扇,但你不要以为他们可怜,那几个挥汗如雨,为兵爷们摇扇的倒霉鬼才真正值得你同情呢。车队的什长走到城门边,对一个铜盔铜甲,手扶长剑的佰长^①低语几句,然后向这边挥了挥手,车队就在疲乏的笑语中进入了城门。

那佰长二十岁上下,身材高大,一双鹰目凛冽寒峻,等车队进了城,他对身边几个什长命令道:“集合队伍!”

城北的易水河畔,两棵千年古槐将巨大的手臂连成了一地阴凉,树荫下是一道抵御鬼方^②骑兵的拒马壕。这样的壕沟在城外有数百条,前前后后交错网联,形成原野上沟壑纵横的风景。由于距离易水城不远,而且绿树环抱,芳草如茵,所以在和平的年代,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那些日子,城市和村落里的贵族们常常携家带口欢聚在各自的壕沟里,在夏天的夕阳下享受清凉,在冬夜的篝火边聚集温暖。所以,时隔数年之后,这里的静谧中仍然沉睡着很多人的童年梦想。

沟底的草床上堆满了鲜花,几个衣着艳丽的女孩散坐在花丛里,编着不同尺寸、不同样式的花环。没有花儿的日子对于女孩们来说一定是凄凉的,不然你怎么会在芳菲满山的时节,看到那一张张像鲜花一样盛开的笑脸?

那个身穿白色无袖长裙的少女把做好的花环戴在头上,跑到一汪积水边看了又看,而后望着水中清丽的倒影出神,接着又悄悄捧起稚嫩的胸脯,惶惶的一脸娇羞的笑。

这情景被一个头戴白玉发簪的女孩看到了,用眼神勾来姐妹们的目光,见她们捂着嘴窃笑,便直起腰身问道:“云罗——为什么你比鸾狄还要高兴呢?”

“因为我也会长大。”云罗转过脸,唇角挂着一缕童贞。

“嗯,云罗想出嫁了!”不知是谁插了一句,引得姐妹们笑语泛滥,七嘴八舌地把云罗一通嘲笑。

“那又怎么样,”云罗骄傲地站起身,理直气壮地问,“难道这里有谁不想出嫁吗?”

姐妹们停下手头的工作,将各种表情相互交流片刻,终于笑翻了一片。这时候,有个女孩不说也不笑,俊秀的脸庞正专注于手中的花篮上。她穿着有蓝色提花的草绿色丝裙,红色的丝绦缀着白玉佩玦垂在胸前;耳边两朵云鬓漫卷,乌黑的发丝如流瀑般散落在粉红色的束腰下;纤柔的素手在柳条间轻盈翻飞,嫩绿的柳条就在指尖穿梭自如,没过多久,一只漂亮的花篮神奇地出现在她面前。云罗遭了姐妹们一通娱嬉,捂着脸逃向这边的女孩,娇娇地问:“鸾狄,我美吗?”

鸾狄嫣然一笑说:“当然,你很美。”

云罗满意地抿嘴,痴痴看着鸾狄的工作,口中抱怨:“我们在为你编花环,你却在这里编篮子。”

“今晚我要把鲜花摆满我的房间。”鸾狄说。

① 什长,即十夫长。商代军制一个什长指挥10个士兵。佰长,即百夫长。

② 鬼方,我国古代主要的北方游牧群体,早在史前时期就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印欧族群,即是尧舜以前居于北野的山戎、獫狁和熏粥统一后之旧部,周时复称獫狁、严允,秦汉时期统一为匈奴。



“明天的成人礼上，谁来为你笄发^①呢？”

“按照惯例，大概是我的母亲。”

“易王最后一个女儿终于到了出嫁的年龄——”云罗眼睛忽闪着，叹道，“谁会在那个幸运的人呢？”

“我猜是那英俊的佰长。”有人插嘴说。

“干盟？呃——他可是平民出身啊。”云罗说着，向几个女孩诡异地眨眨眼睛。

“出身能说明什么——半年内，从一个普通的车左^②到戍城的佰长，你不觉得他很有过人之处吗？”

鸾狄已经完成了几个花篮，将各色的鲜花团簇在一起，郁郁的聚满了芳香。说完这话抬头看了云罗一眼，却发现大家早已侦破了她的情怀。女孩们互相拥抱着笑翻在地，鸾狄手捧花篮，脸上飞红一片，只好无奈地笑。

这时候，壕沟上方出现了那议论中的佰长。鸾狄被他刀锋般的目光吓了一跳。干盟把手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大家保持安静，又指了指对面的方向。女孩们聚集到鸾狄身边，惊惶地望着这群闲话中的男人们。干盟带了几个士兵潜入壕沟，士兵们持剑将女孩们保护起来。

鸾狄惊悸地瞪大眼睛，问道：“鬼方人？”

佰长没有回答。他迅捷地爬上北坡，用手语向外面作了临战部署，然后命令士兵们保护好公主，就跳出了壕沟。在前方那道土坡的后面，已经埋伏了近百名商军士兵。

约两百步外，六七十个鬼方人在河边建起了临时营地。篝火边，几个女人围坐在一起烘烤着半熟的孢子，或者用短刀切割湮酪^③；男人们聚成一群正在谈论着什么事情，有人解开了拴在一起的战马，让它们自由地吃草。鬼方人总是那样朴素，他们穿着短短的皮甲，额前一个青铜的发箍，但女人用来箍发的是白色的发带，这个装束让她们在冰凉的铠甲与刀剑中，保持了几分温存和妩媚。他们中间有个赤发绿眼，威严而健壮的青年男人，这人显然是个头领，讲话的时候大家从不插言，所有目光都看向他。但他阴着脸，看上去不是很高兴。

有个士兵似乎很不满，问道：“尊敬的罗曼王子，我们跑了几百里山路，就是为了在易水河边吃顿午餐吗？”

有人附和道：“是啊，希望我们不虚此行，我们的人手足够毁灭他们一个村庄。”

王子瞪他们一眼，厉声道：“都给我住口！我再说一遍——这次行动只是为了侦察易王的兵力和部署，在联军的进攻到来之前，要让他们保持松懈的守备！”

一个年龄稍长的军官说：“没错，但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应该尽早离开。”

① 商朝礼制，女孩到16岁开始笄发，称“笄发之年”，意味着她已经到出嫁的年龄。

② 车左，商代的战车上一般有三名战车兵，左边的是车左，持弓箭射击，是主要的攻击力量；右侧的车右持戈矛，称为“参乘”，中间的甲士为驾车的骖手。

③ 湮（音肿）酪，匈奴语奶酪的意思。



这里距离商人的城市太近了。”

王子接过女人递来的奶酪，严肃的笑：“你说得对，不过这里本来就是图格人^①的土地，我们祖先繁衍的地方，我要让特伦茜和丹尼好好地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

这话还没说完，一支白羽长箭爆穿了他的喉咙。鬼方人顿时惊呼逃散，四处寻找自己的马匹和武器。王子满身鲜血地在地上翻滚，可怜的王子宫妃伏在身边尖号，却被她的丈夫一把推开。鬼方人迅速组织起了还击，但一轮可怕的箭簇落下来，倒下的人就超过了半数。王子爬行了一程终于死去，此时商军大出，双方在河畔展开了激烈的搏杀。商军士兵在格斗技巧和人数上优势更为显著，鬼方人很快就被围歼消灭，几个残卒仓惶上马，还没跑远就中箭落地，被赶上的商军用酋矛刺死。

鬼方人被灭绝了，最后倒下的是美丽的王子宫妃。一个年轻的士兵踩着她的胸部，将长矛奋力拔出来，鲜血就从皮甲上喷涌而出，染红了她的白裙和散在地上的栗色长发。一定是某种莫大的遗憾，在她临死的瞬间凝固在那雪白的脸上，她微张着嘴唇看向不远处的帐篷，海蓝色的注视永久地停留在那里。

那少年兵将带血的长矛扛在肩头，默立良久，自语道：“怎么会——我居然杀了一个女人！”

“你杀的是个蛮人。”有个老兵走过来笑道，“走吧孩子，你永远看不透这蓝色的眼睛，这是通往邪恶世界的窗户。”

“可她真的很美——”年轻人感叹着，被老兵拉走了。

女孩们目睹了一场血腥的战斗，惊悚地转回身，躺在草坡上颤抖。云罗捂着胸口长舒口气，余悸未消：“老天，这就是打仗吗，几十个人就这么死了！不过干盟真的很厉害，他射死了那个头领，还杀死了两个拿弯刀抵抗的人。”

鸾狄没有说话，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双手将玉佩压在胸前，那一幕如此地触目惊心，她的心脏到现在还抽搐不止。

云罗又问：“为什么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杀死他们？”

笄发女孩说：“这还用问，因为他们会杀死我们。”

姑娘们恢复了神志，坐在土壤里七嘴八舌地议论。凯旋者们从壕沟边经过时，表情比战前生动了很多，欢喜中夹杂着怒骂，更有人轻松而放肆地大笑。重伤的战士被同伴抬着，血顺着胳膊流到了指尖——这就是大商王朝最无畏的男人！女孩们呆呆地望着，年轻的心里涌起对军人无比的崇敬和爱慕。

干盟跳下壕沟，走到女孩们中间，怒视着每个人。鸾狄有些不安地站起来，问道：“你——没有伤到吧？”

佰长冷眼望着她，厉声说道：“我很好，你们马上回城，以后不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① 图格，即“屠各”部族，熏粥（商朝称为“鬼方”，秦汉称为“匈奴”）人的一个部落，后来匈奴时期的王族鸾狄氏（史书称为“挛鞮氏”）就出自这个部族。

面对他冷漠的背影，鸾狄心中火起，追上去挑衅地问：“为什么——难道这里不是商王的土地吗？”

干盟回身冷笑：“当然是——可是鬼方人不这么想！”

女孩们识趣地站起来，收拾起一上午的工作。鸾狄气鼓鼓地站在原地，怒目那傲慢的身影走远，心中却有一股温泉平空冒了出来。就在微风拂面的一刻，好像有婴儿的哭声从远处飘来。大家一致认为哭声来自战场那边，可因为太远又听不大真切。鸾狄爬上土坡，蹒跚着向那里走去。

“鸾狄——你疯了吗？”云罗在她背后尖叫。

“鸾狄！死神正在那里收集灵魂！”笄发女孩喊道。

鸾狄没有停下来，因为她确信，在死神的两腿间，有个幼小的生命在挣扎。

穿行在满地的血肉之间，仿佛有把铜椎在胸中起落，无情地夯击着她的心脏，就连天空也随着那可怕的震撼分分秒秒地黯淡下来。血腥搅拌着死气在四周逡巡不散，一股秽物忽然涌上胸膛，让她几乎呕吐出来，勇气就在一瞬间衰竭了。可是哭声却再没出现，女孩陷入了茫然。不久，她看到了那个悲惨的女人——那美丽苍白的脸庞，那大大的、僵直的眼睛，还有胸前那吐着白骨，抽干她所有血液的骇人的伤口。这一刻，鸾狄禁不住泪流满面，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伤落泪，或许因为她和自己一样，都是女人。

顺着她的目光，从王子的尸体上望过去，树荫下有一顶小小的帐篷。鸾狄颤抖着绕过尸体，钻进帐篷，果然有个婴儿踢开了襁褓，正挥着胳膊牙牙自语。鸾狄欣喜地抱起婴儿，退到日光下——这是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婴，有父亲的赤发和母亲的蓝色眼睛，嘴唇鲜红稚嫩，口水一直湿到腮边。只看一眼，女孩心中就涌起了百般的柔情，母性的冲动让她欣喜而又焦虑。

鸾狄跪坐在那位母亲的身边，让她的目光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但婴儿并不知道即将和母亲的永别，一双无邪的眼睛透过凄迷的战场，看向自己心中那五彩斑斓的世界，只顾唔喂地唱着连自己也听不懂的歌谣。

回到姐妹们中间，女孩们都惊骇地张大嘴巴，公主竟抱回了一个鬼方婴儿！云罗直着眼睛，愕然道：“我的天——你是不是疯了，鸾狄，你真的要把他抱回家吗？”

公主微笑着点头，用指尖小心地梳理婴儿的卷发。

笄发女孩撇撇嘴唏嘘道：“——不要做傻事，鸾狄，你应该想想这样做的后果，想想你父母的感受。”

公主忿然：“可谁来想想他父母的感受？他们就惨死在儿子的身边，是我们的士兵杀死了他们！”

女孩们沉默了。云罗接过婴儿抱在肘弯里轻轻摇晃，见他无邪的笑，自己也笑，于是叹道：“说实话，鸾狄——我真的看不出鬼方人有多么邪恶，他们生下来也如此地纯洁和善良，同商人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笄发女孩摇摇头，柔情中带着义愤：“你这傻女孩，他们长大后就会变成魔鬼——以侵略为业，以杀人取乐。”

云罗放下婴儿的手，忧心忡忡地说：“这可怎么办呢？抱他回去不仅会激怒易



王,还会引起市民的仇恨——”

鸢狄把婴儿抱过来,斗争了许久,叹口气说:“除此之外又能怎样?抛弃无异于虐杀。他只是个婴儿,一个脆弱而又无辜的生命,他同样曾被母亲孕育,曾被亲人溺爱,难道我们真的要把他遗弃在荒野,让狼群来撕咬他稚嫩的身体吗?”

这时候婴儿拼命挥舞四肢,咿咿呀呀的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给她听,嘴里却只有口水流出来。女孩们都说他听懂了大人的话,却又笑他的样子呆傻。

鸢狄把孩子裹入襁褓,温婉而坚定地说:“无论日后遇到什么困阻,我一定要让他长大。”

易王庭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壮观,简单说,只是一个很大的庭院和一座很大的房子。进入王庭的大门,半人高的石基上立着一尊铜鼎,虽然赶不上城门内的那尊巨鼎高大恢弘,却足够让每个进入庭院的人感到扑面而来的肃穆和庄严。

鸢狄的心沉了一下,士兵和奴隶们的目光说明了即将发生的一切。她设想着父亲将会如何对待她和怀里的婴儿,脚步已经绕过石台,穿过草地和花园,走上了前庭的台阶。

这是一个十丈^①见方的大厅,厚重的夯土墙内是一圈连通的柱廊,粗大的圆柱上挂满了刀剑、戈矛和甲冑。迎面石墙上镌刻着巨幅的玄鸟图案,下方石台上摆满水果和菜肴,两边的红烛摇曳着,静静地燃烧着时光。石墙两边各有一个门洞,分别通向天井花园两侧的长廊和易王及亲眷们的卧室。柱廊的中央是一列巨大的三角形桁架,整齐的托举着梁檩和屋椽,柱廊和桁架之间,两层椽木中开着几个高侧窗,除了大门两侧的落地长窗之外,其他的光线都来自这里。大厅正中是两丈见方的石案,由四块巨石雕凿而成,上面散放着果盘、杯盏、皮纸和骨甲等器物。几个军官围坐在石案边,一个仟长正用炭笔在石案上勾画着守备地图。他们中间坐着一位清瘦而严肃的中年男人,这就是备受商王赏识的边疆重臣——易王荆先^②。

易地在夏朝时属于有易氏^③的领地,并因之而得名。有易氏国君是轩辕黄帝之子苍林^④的后人,他们之所以受到夏后氏^⑤的承认和支持,当然是因为两族宗脉上的同源。黄帝的后裔在唐虞^⑥之时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夏氏世出帝颛顼一系,他们在若水^⑦流域基本保持着印欧人的特征;可自帝喾以来,黄帝的另一支脉^⑧将血统迷失在江水一带的夷蛮之中,渐渐失去了祖先的面孔。时隔千年,黄帝的几

① 商制一丈约为今制 199 厘米。

② 先,读音为“路”,古书上记载的某种高等菌类植物。

③ 有易氏,夏朝的九大氏族之一,治地在今河北保定市。

④ “轩辕”,即“熏粥”的一音之转,这暗示着黄帝是来自熏粥或与之同源的印欧人。苍林,黄帝与嫫母之子。

⑤ 指鲧禹的后人们,即是建立夏朝的这一支,他们是黄帝的另一支脉,始终保持着白人的特征。夏桀的后裔淳维被司马迁认为是匈奴人的祖先。

⑥ 指唐尧和虞舜统治中原的时代,约在公元前 23—22 世纪。

⑦ 今四川西部雅砻江,一说为大渡河的支流青衣江。

⑧ 指帝喾的后人,他们当中较为著名的就是后来的商、周二族。

系后裔互相攻伐起来。帝芒^①时期，商王子亥因在有易氏国中行淫作乱被国王绵臣诛杀，其子上甲微^②随后攻灭有易氏，杀死了绵臣，有易氏民众从此逃进了深山之中。成汤攻破夏后氏，平定海内之后，就把夏桀的后人放逐到北方的原野，回到他的祖先那里。此后殷商王朝几度兴衰，到中宗太戊^③时期再次复兴起来，其子仲庚率兵击败了土方^④王，夺取了有易氏故地，其族裔遂封在易地，世代承袭了这片富饶的国土。然而他们的生活却由于先人的战功而变得非常不平静，近四百年来，作为有易氏的亲族，鬼方人始终没有停止对易地的攻伐。所幸仲庚的继承者们开辟了屯垦戍边的先河，以强大的武力守护着这片深深楔入鬼方腹地的国土。身为易地第十八代继承者，荆先也和历代先王们一样目睹了国人遭受的杀掠和死难，所以在战略上他始终保持着对鬼方人的高度戒备，而从感情上又极度地仇恨和蔑视他们。这一点，他不仅时刻提醒着自己，也以各种方式感染了他的国民。

所以，当鸷狄怯生生地抱着孩子进入大厅，并向父亲告以实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出军官们眼睛中的惊讶，以及易王脸上的难堪和怒火。

但易王没有发火，毕竟在所有的儿女中，鸷狄是他最疼爱的一個。当然，他也知道女儿的正直与倔强，他不能让幕僚们看到他们父女相争的窘况。他对身边的侍卫耳语几句，侍卫应诺离去。易王同军官们一起把派兵驻防的要塞确定了，就对他们说：“现在该谈一谈我女儿的问题了。”

可是正像易王预先设想的那样，女儿的态度果真坚定而又尖锐，口中仁政博爱之辞都是他的话语，却在这件事情上反击了自己。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她把那鬼方小畜生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抱着她自己的孩子那般的亲昵。在他心里，这个正值豆蔻年华，甚至从未被其他男人触摸过的爱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一个不明不白的鬼方婴儿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当那个该死的小鬼开始哭号，鸷狄像个母亲那样把他在肘弯里摇来摇去的时候，易王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但是，易王仍然没有发作。他将玩腻的炭笔扔在一边，来回踱步道：“自简狄^⑤吞卵生商千二百年来，熏粥^⑥之灾、鬼方之祸无不鲜血淋漓，累累在册。虽历代先王兴师广伐，千万勇士捐躯北野，但鬼夷之患至今仍未铲灭！”说到这里，他手指着婴儿冷笑道，“就是这些人，昨晚抄掠了燕山脚下的集市，上千人民惨遭屠戮，实在是绝天道，逆人伦！可是我的女儿，身为易地的公主，成汤的子嗣，竟然取辱爱仇，引狼入室，难道这不是亵渎祖先，叛逆宗族吗？！”

鸷狄听他说完，即刻反击道：“鬼方系出鲧禹之后，与我同为轩辕之苗裔，有异

① 帝芒，夏朝第九代帝王。约公元前19世纪中后期在位。

② 商王微，即帝上甲，子亥之子，后为商王，攻灭有易氏。上甲的六世孙帝天乙就是灭夏的商王成汤。

③ 中宗太戊，商朝第9代皇帝，约公元前15世纪在位，号为中宗。

④ 土方，商代鬼方帝国部族中的一支，汉译为土方。

⑤ 简狄，有女戎（读音为“松”）氏之女，帝喾次妃，因吃了玄鸟（燕子）的卵，孕而生契，契就是商族的始祖。

⑥ 读音为“勋玉”，夏朝的熏粥即是商代的鬼方，秦汉之后的匈奴。

族同宗之亲。同宗而相攻伐，这才是绝天道，逆人伦！鬼方人屡犯边境、杀害边民，罪当伐灭，可正因为我们的排挤，他们才被迫北徙，辗转于荒蛮寒苦、寡衣薄食之地，其中辛酸我们又能知道多少？如两方战事不休，势必要把苦难传给后世，难道这也是先祖所希望的吗？要我说，只有以帮扶代替征伐，鬼方之患才可最终平息。”

“住口！”易王喝止住女儿，厉声道，“鬼方人生性嗜血好杀，岂能有怜悯之心？当年中宗仁政，结好蛮夷，换来的却是反戈一击，族民涂炭，蛮夷之心与豺狼无异，安可教化？”

“可一个婴孩苍白如缟，父母都死于我军刀下，我们已经毁灭了他的家庭，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条生路呢？”

“养狼于室，终将为其所害，况杀亲之恨，日久必报，留之于邑则后患无穷！”

“既然如此，请恕女儿不孝，我将带他远离商邑，就算流落荒野我也要把他养大。我会让他在成年之后回到鬼方，去歌颂殷商的礼义，歌颂易王的宽容。因为我不相信鬼方人民不可教化，我要让他感醒北蛮诸部，让他们学会释嫌弃仇，与殷商共谋和平盛世——”

“胡言乱语！”

易王终于发怒了。他粗暴地打断女儿的话，将一双眼睛瞪得像火盆里的红炭一样。这时候侍卫回来了，他果决地走进父女间的僵局，对易王小声说：“西山巫已经到了。”

“让他进来。”易王压住了怒火。

侍卫抚剑立在易王身后，向门外挥了挥手，一个肩披整齐的长发，浑身法器叮当作响的巫师进到屋里，向易王俯身行叩首礼。易王的下巴指向鸾狄。巫师来到鸾狄面前，扳过孩子的面孔，又看了看襁褓。鸾狄本能地退后几步，将孩子避开。巫师来到易王面前，俯首道：“西南崇山深处，神南之阿^①，有一石穴，故称‘狼后之穴’，可弃于此。若得狼后哺乳，此儿必野生于山谷，不知祖先，不谙世事，出入则无害于大王。”

“那就烦劳巫师引路了。”

易王说罢，向门卫示意。两个卫兵趁鸾狄不备，将婴儿从她怀中生生夺走。公主遭了这背后的偷袭，像母兽般地发起狂来，便从庭柱上抽出一把铜剑，咆哮着追出了大门。众人骇然僵立。易王不敢相信，刚刚持剑奔出去的，竟是自己那素来柔弱乖巧、惹人怜爱的小女儿。

巫师转回身，张开双臂试图阻挡公主，被她挥剑断掉了右手，仓惶逃进墙角里，像狗一样地尖叫。一个卫兵抽出长剑横在身前，将持矛的同伴和他怀里的婴儿挡在身后。

公主握剑走到前面，威胁道：“你敢再挪动一步，我们之间就会有一个死去！”

时间在对峙中凝固了，直到那孩子大哭起来。围墙的列柱之外，过往的市民都

① 一座叫做“神南”的大山，“阿”指大山。



聚过来围观。高大的廷卫将几个奴隶踢翻在地，士兵们便一拥而上，把人群疏散开。人们退到远处观望，易王家族里的变故显然让他们好奇而又紧张。

人们追出来，被公主的“暴行”震惊了。那仟长让人把巫师带走医治，易王已是怒不可遏，对女儿怒吼道：“鸢狄！不要忘记，你的身体里流淌着殷商王族的血液！”

鸢狄将铜剑上的污血用绢帕擦净，架到自己脖子上，凛然笑道：“既然这血液已经变得如此冷酷和腐朽，我现在就可以把它还给你！”

“那么鸢狄，这十六年的养育和疼爱你又如何偿还？”

见母亲和侍女桑儿出现在台阶上，公主不禁泪流：“我宁可辜负你们，因为我不能忤弃正义和希望。”

“鸢狄，”王后哽咽道，“在王庭的十个儿女中，只有你乖巧娴静，是我们的心肝挚爱！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我只想说，炎黄的苗裔千千万万，一统旧世只是梦想，而你明日即将笄发成年，前途似锦。可是为了一个鬼方婴孩，为了一个不着边际的空想，你真的可以抛弃家人、抛弃幸福吗？”

“我当然渴望幸福。”鸢狄说，“可这个婴儿就没有权利要求生命、要求幸福了吗？我们已经杀死了他的父母啊——”

“我并不想杀死他！”易王插言道，“只是他不能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

“你就是想杀死他！”鸢狄怒吼道，“我才不信那母狼会用乳汁养育他的鬼话，相反他却会成为幼狼口中的食粮！从刚才粗暴的抢夺中我已经看出了你的思想，鬼方人在你的眼中根本就不是人类！”

“他们根本就禽兽不如！”易王大怒，烈火熊熊道，“鬼方人生来就学会了仇杀。即使你用生命养活了他，他也不会知恩图报，一旦冲突再起的时候，他依然是残暴的魔鬼！”

“就算是这样，我也要把他养大。”鸢狄垂下长剑，微笑地望着父亲，“至少他会告诉他的人民，是商人养育了他。”

易王点头，不再和她争执，唤道：“桑儿，去收拾公主的衣物——没听到我的话吗？快去！”

桑儿本来就心痛如绞，受了易王的威吓，哭着跑了。见母亲扶着廊柱抽泣，鸢狄的心软了，但平等、博爱与团结的信念凝铸在一起，已经让她的意志比太行山还要坚硬。

“即使没有明天的成人礼，你也一样的长大了。”易王望着女儿，目光变得无限渺远，“女儿抛家弃祖，是父亲的过度纵容和溺爱所致，错在于我。我常对祖先说，儿女正如手指，根根连心，如今失去爱女，我当断指哀之，以谢失教之过！”

大家刚听懂他的话，铜剑已经回了鞘，一根血淋淋的手指掉在地上，庭院内外一片惊呼。侍卫从背后抱住他的左臂，持剑的卫兵丢下公主跑过来，用绢帕包起他的左手，将军们围在左右乱成一团。那仟长在大呼医人。片刻之后，两个医人拎着草药箱，从后庭的侧门处飞跑过来。

“你们都是疯子！你们都疯了啊——”广场上只剩下王后气息哭绝的悲声。



“父亲母亲！请原谅我吧——请你们原谅我吧——”

鸾狄终于跪倒，掩面而哭。泪水沾湿了各自的脸，哭声交织在一起，离别前的气氛让每个在场的人都心痛如刀绞。这时候，那婴儿安静了半天之后，也大哭起来。

“你走吧，鸾狄！越远越好——你快走吧——”

“我们既然已经指断情绝，他日若巷陌相逢，别再称我为父亲——我也只当你是旁邻家的女儿——”

鸾狄还是第一次看到母亲这样肝肠寸断地哭喊，更没有见过这个让蛮夷备受蹂躏，让商王也为之欢呼的英雄的眼泪，即使长兄战死在燕山时，父母也没有这样悲恸过，这让鸾狄哭得更伤心了。直到这时候，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将要为这个鬼方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她明白，这个选择既然已经做出，就再无回头的余地了。她坚信自己是对的，所以，现在被眼泪冲走的不是悔恨，而是离别的悲伤——熟悉的面孔从此就要消失掉，悲沉的回忆之门即将打开，眼泪之河会时常决堤泛滥，当然，还有一片遗憾的阴云会如影随形，伴随她一生的旅程，更难以预料的是，不知会有多少人的生命将会因此发生改变。

但是，她绝对不会相信，她即将走出的这一步，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她挽救了一个伟大民族即将到来的辉煌时代。这段光荣的岁月，不仅在一千多年内给伟大的华夏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更在一千五百年后摧毁了整个欧洲的旧秩序，让那些止步在罗马时代的“文明国度”在半个多世纪的全面溃败中，在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和社会大变革中看清了自己。

毕竟，易王无法预知后来的一切。但他在最后的时刻还是表现出了一个父亲的宽容。短暂的救治之后，他从卫兵的手中接过哭号的孩子，用渗血的伤手轻触了一下他的小脸。婴儿竟止住了啼哭——那皱眉的表情居然和鸾狄小时候一样！他这样想着，脸上沁出一层令旁人费解的笑意。

“无论如何，别让他与我为敌。”

易王说完，把孩子还给鸾狄，又从腰间解下短剑，塞进婴儿的襁褓里。婴儿两眼放光，在怀中踢蹬着腿。鸾狄的泪水落下来，他那蓝灰色的瞳孔里，真的无法萌生像商人一样细腻的情感吗？婴儿的脑袋偏向一边——那把短剑的铜柄贴在他的小脸上，“荆无”二字棱角分明地铸在剑柄上。

鸾狄扑进父亲怀里，深情地望他，拥抱他，然后又同母亲抱头痛哭，洒泪而别。来到王庭的大门边，她转身跪倒，面向父母稽首三拜，而后绝然地离开了王庭。

2. 传世的信物

仅仅过了三天，鸾狄就害怕了漂泊的日子。一路上，她不仅要应付沿途的孤独与无助，还要无时不刻地面对路人的冷遇和歧视，甚至有人警告说会杀死她和她的婴儿。更令人无奈的是，怀中的孩子每天都要喝奶，可是去哪里弄来乳汁呢？昨天的路上，一个鬼方女奴偷偷喂了他几口奶，就被主人打得死去活来，险些送了命。其他的时间，他只喝到过好心人赠送的几口羊奶和马奶。后来，有位老人告诉她，

拒马河上游有个宽广的谷地叫做紫荆谷^①，那里是商人和鬼方人混居的地带。双方都以放牧为生，虽然不可避免的会有争斗，却不像商人的世界里充满了可怕的压迫和仇视。于是，她听从了老人的建议，即刻启程奔赴紫荆谷，因为只有在那里，她才可能得到鬼方人或者商人的帮助，让自己和孩子活下来。

紫荆谷在易水城的西方，一百多里的山路至少要步行七八天的时间，而且途中人迹罕至，野兽成群出没，对于一对“孤儿寡母”来说，此行的凶险可想而知。所以，当她经过最后一个屯兵小镇的时候，还是决定暂时停下来好好做个打算。

说也奇怪，每当经过某家门前时，孩子总会干嚎着哭闹一番，因此惹来了一片好奇的目光，而后，人们又照例怒视或者谩骂着走开。最后，她无助地望了望铜匠铺子前的几个士兵。士兵们毫不掩饰对她的兴趣，那位佰长在检验一把铜剑的刃口时，也不经意地望了她一眼。在一间低矮的木房前，婴儿已经哭得没有了气力。鸢狄万分无奈，正要敲门，正巧一个年轻的女人红着眼睛走了出来。

“这位姐姐，可以给我们一口饭吃吗？”鸢狄央求道。

女人迟疑了一下，正要转身，忽然发现鸢狄怀里抱的竟是个鬼方婴儿，顿时变了脸色，尖声骂道：“你这下贱女人！为什么不把这小畜生杀掉？！”

鸢狄吓得不知所措，呆立在那里听任她的羞辱，一个士兵走过来，挥手止住了她的谩骂。他翻开襁褓看了看婴儿，皱着眉头问道：“他是哪来的？”

“捡来的。”鸢狄说。

“把他交给我吧。”士兵说着，就要接过孩子。

鸢狄忽然来了力气，推开他的手臂，退到一边。

士兵灰着脸走过来，试图强行掰开她的两臂。鸢狄用身体护着婴儿，拼命地挣扎和反抗，尖叫声招来了很多路人。那位佰长穿过人群，推开了行凶的士兵。他打量着鸢狄，问道：“如果我没有猜错，小姐一定是从易水城来的。”

“是，那又如何？”

鸢狄侧过身子，将襁褓抱紧在怀里，警惕地看着他。这时候，婴儿静静地望着她，不哭也不闹，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么，你是易王荆先的女儿？”

“是——”

众人大骇，面面相觑却不敢言语，那个暴虐的士兵也攥着皮甲油亮的边缘，惶恐地看着传说中的鸢狄公主。

“对不起公主，刚才冒犯了。”佰长俯身请罪，又命令那女人道，“她是你的主人，大嫂，请给她饭吃。”

女人慌忙跑回屋，端出来一个陶盘。鸢狄谢过女人，坐在石阶上，用铜匙把温热的米粥喂到孩子嘴里。

“我听说了你的故事，这条路很难走，还是放弃吧。”

^① 今河北易县以西紫荆关一带的山谷。紫荆关为秦汉著名的边关，与常山、居庸并成为“内三关”。

婴儿忽然把食物吐了出来，嚎啕大哭。鸢狄没有理会佰长的话，绝望地哭起来。

女人轻叹一声，从鸢狄怀里接过婴儿，解开衣衿，将乳头递进孩子嘴里。孩子吃到奶，快乐得像只羊羔。女人看着他贪婪的吃相，两行热泪悄悄地流下来。

“姐姐，上天会保佑你的。”鸢狄祝福她说。

女人抹了把眼泪，啜泣着说：“我不需要谁的保佑——只希望他们的人能像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鸢狄目光询问佰长。那军官木着脸说：“她丈夫死了，是鬼方人干的，她在中途逃了回来，却失去了孩子。”

答案让鸢狄感到说不出的难过。她还是第一次这样近的体会商人对鬼方人的仇恨。虽然这女人和自己漠无关联，可失去亲人的痛楚她却感同身受，于是，公主鼻子一阵酸痛，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下来。她伏在女人的肩头，恳求道：“姐姐——请原谅他，也原谅我吧——”

“那么，我的丈夫会原谅我吗？”

女人望着手舞足蹈的婴儿，止不住地哭泣，泪水落在他的脸上，又被她无声地擦去。

临行前，女人把几个米饭团用苇叶包好，塞到鸢狄的包裹里，又送给她一个背袋，以缓解她怀抱婴儿的劳累。然后她把鸢狄揽进怀里抱了良久，捂着脸躲进屋去了。鸢狄向她的家门鞠躬谢过，然后就告别了佰长，踏上奔赴紫荆谷的行程。

接下来的两天，路上没有了人迹，野兽却多了起来。开始还只是野兔、黄羊一类的温和动物，随后就出现了豺狗、棕熊和狼群。在危机四伏的夜晚中，鸢狄后悔没有接受佰长的派兵护送。可他送的火石却救了她们。因为，如果没有像神灵般跳动的篝火，那些饥饿的野兽就会把她们母子当做商人的饭团吃掉。在漆黑的夜里，在孤寂的旅途上，每走一步，那把铜椎都会更加沉重，更加致命地敲打着她的心脏。然而，更大的麻烦就是看不见了羊群，这意味着她省下来的最后一个饭团再也换不到羊奶了。眼看着太阳从山顶的密林中沉落下去，归巢的乌鸦一片欢腾，大山之中的狼群开始像魔鬼般的嗥叫，这个时候，肩上的孩子又发疯地哭号起来。

“我的狄儿，我的孩子，给母亲一点时间，让我去想想办法好吗？”

这样说着，婴儿果然止住了哭闹。鸢狄又忧又喜，尽管在这大山深处是没有办法可想的，可初为人母的喜悦和责任又让她由衷的幸福。她已经把这孩子视为亲生骨肉。毫无疑问，“狄儿”这名字寄托了她的心愿，她希望他长大之后，无论何时何地心中都能记得自己，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商朝母亲。

正恍惚间，山腰上闪现了一盏令人神往的灯火。登上台地的时候，深夜已经降临，可看到那所破败的木屋，她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木屋的窗洞上几乎一无所有，无所谓地向荒山野岭吐露着内部的一切。在篱笆墙内的角落里，她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那里的山壁上有个很大的洞，洞口用木隔栅门挡着，直觉让她兴奋起来，如果这里不是羊圈，又会是什么呢？在山洞宁静的黑暗里，她几乎听到了低沉的喘